

資治通鑑

(三)

中華書局印行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八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
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事棣國河內郡開國侯食
邑一千三百食實封貳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魏紀十

起玄默敦睦肅開逢
諸難凡三年

元皇帝下

景元三年秋八月乙酉吳主立皇后朱氏朱公主之
女也戊子立子羣為太子羣烏闢翻據吳志吳主休為四子
作名字羣音湖水潯之潯非先
音也漢大將軍姜維將出軍右車騎將軍廖化曰
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左傳魯衆仲曰兵猶火也不戢
將自焚姜維字伯約廖力救翻
今力智不出敵而力小於寇用之無厭將何以存則則
不出於敵人之上而較力冬十月維入寇洮陽洮陽洮水之陽
則又弱也維渡洮而攻之也洮州記曰洮城東北三百里有會城
不置郡縣維渡洮而攻之也洮州記曰洮城東北三百里有會城
艾與戰於侯和破之維退住沓中水經洮水逕洮陽城
四山中又東逕洮和城北意侯和即此地也沓中在諸羌中即沙泥
之地晉張駿據河西因前趙之亂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武街石門
侯和沓中則侯和之地在塞內沓中之地在羌中明矣初維以
羈旅依漢維降漢見七十一身受重任與兵累年功績
不立黃皓用事於中與右大將軍閣宇親善陰欲廢
維樹宇維知之言於漢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每切齒
請殺之敗補漢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每切齒
事見七十四卷即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
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漢主敕皓詣維陳謝維由
是自疑懼此維未出洮
陽以前事也返自洮陽因求種麥沓中不敢
歸成都司馬昭因是決計
維於沓中而伐蜀吳主以濮陽興為丞相廷

尉丁密光祿勳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漢成帝後和元
年罷御史大夫
置大司空世祖中興因之獻帝建安十三年罷
司空復置御史大夫未嘗分左右也蓋吳分之
守會工外翻吳主在會稽興遇之厚左將軍張布嘗為
會稽王左右督將吳主休先封琅邪王從居會稽自會稽入立
故吳主即位二人皆貴寵用事布典宮省與關軍國
以伎巧更相表裏衡翻吳人失望吳主喜讀書喜讀
記翻欲
與博士祭酒韋昭博士盛冲講論前漢五經博士
一人東漢轉為祭酒
廣曰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長也古禮賓客得主人饌老者一人舉
酒以祭於地舊說以為壽不有先沈約志曰吳王導為劉氏祭酒夫祭
祀以酒為本長者主之故以祭酒為稱漢侍中魏張布以昭冲
散騎常侍高功者並為祭酒公府祭酒漢未有之
切直恐其入侍言己陰過固諫止之吳主曰孤之涉
學羣書略徧但欲與昭等講習舊聞亦何所損君特
當恐昭等道臣下姦慝故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
已自備之不須昭等然後乃解也布皇恐陳謝且言
懼妨政事吳主曰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王
繼言王此無所為非而君以為為不宜是以孤有所及
耳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甚不取布拜
表叩頭據陳壽志自孤之涉學已下皆謂答之語得詔惶恐以
表陳謝重自序述吳主又面答之自王務學業以下皆面
答之語也所謂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甚不取布拜
不使吳主親近儒生也於是布拜叩頭未嘗再上表也此表字衍在
任事也吳主曰聊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
誠遠近所知吾今日之巍巍皆君之功也詩云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詩大雅蕩之
辭鮮息淺翻終之實難君其終之然吳
主恐布疑懼卒如布意卒子廢其講業不復使昭等
入復扶謙郡嵇康晉書曰康之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
徙諸郡餘縣餘有嵇山家於其側因以命
氏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俠人
類翻與陳留阮
籍籍兄子咸姓諸殷有阮國在岐渭之間周詩有阮阮祖
共之辭子孫以國為姓後漢有己吾令阮敦河內
山濤河南向秀向式琅邪王戎沛國劉伶特相友善

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阮籍為步兵校尉其母卒籍方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與決勝負也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骨立者言其瘠甚身肉俱消唯骨立也居喪飲酒無異平日司隸校尉何曾惡之惡謂其不節也面質籍於司馬昭座質正也面以正義責之也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曹謂曹子丹之子也曾惡之惡謂其不節也面質籍於司馬昭座質正也面以正義責之也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謂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治直也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何以訓人宜擯之四裔無令汙染華夏汙染謂其不節也昭愛籍才常擁護之昭之讓九錫也籍為公卿為勳故翻會夔之子也何夔見六十三卷阮咸素幸姑婢姑將婢去咸方對客遽借客馬追之累騎而還累重也兩人共馬謂之累騎劉伶嗜酒常乘鹿車賢曰鹿車言其小僅可容鹿也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荷下可翻鍤側治翻鑿也曰死便埋我當時士大夫皆以為賢爭慕效之謂之放達鍾會方有寵於司馬昭聞嵇康名而造之造謂之到也康箕踞而鍛康性巧而好鍛鍛都玩翻小治也不為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銜之山濤為吏部郎魏尚書郎有二十員吏部其一也舉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昭聞而怒之湯武革命而康非薄之故昭聞而怒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兄異誣安不孝康為證其不然為于會因譖康嘗欲助母亡儉言母上儉反而康欲助之母音無且安康有盛名於世而言論放蕩害時亂教宜因此除之昭遂殺安及康康嘗詣隱者汲郡孫登晉泰始二年始分河內為汲郡史道書也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司馬昭患姜維數為寇官騎路遺求為刺客入蜀官騎騎騎也數所角翻騎奇奇翻從

事中郎荀勗曰明公為天下宰宜杖正義以伐違貳違貳也言也貳而兩屬也而以刺客除賊非所以刑于四海也毛萇曰刑正也昭善之勗爽之曾孫也荀爽之子也漢末為公昭欲大舉伐漢朝臣多以為不可獨司隸校尉鍾會勸之昭諭衆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之蜀今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功差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勢也春秋晉獻公滅虢因以滅虞此言滅蜀乘勢可以滅吳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絆姜維於沓中絆縛也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鍾會為鎮西將軍都督關中征西將軍鄧艾以為蜀未有釁屢陳異議善用兵者觀釁而動此艾所以為蜀未有釁屢陳異議昭使主簿師纂為艾司馬以諭之之官因以為氏艾乃奉命姜維表漢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時張翼為左車騎將軍廖化為右車騎將軍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陽安關口意即陽平關也及陰平之橋頭杜佑曰陰平橋頭在界文州以防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致至也又謂也啓漢主寢其事羣臣莫知四年春正月復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如元年之詔又辭不受吳交趾太守孫翊貪暴諸私為百姓所患會吳主遣察戰鄧荀至交趾裴松之曰察戰吳官號今揚都有察戰巷荀擅調孔爵三十頭送建業調使民憚遠役因謀作亂夏五月郡吏呂興等殺諸軍大舉伐漢遣征西將軍鄧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趣甘松沓中甘松本生羌之地張駿置甘松護軍今伏國仁

置甘松郡後魏時白水羌朝貢置甘松縣太和六年改置扶州隋改
置甘松縣屬同昌郡唐武德初置甘松縣屬同昌郡今其地
臨洮和政之南及合川縣之東源之甘松山在今甘肅岷縣
山之陽以連綴姜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三萬餘人
自祁山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賈曰下辨縣屬武都郡今
城州同谷縣舊名武街城水經注濁水逕武街城南又曰白水出臨洮縣西傾
山東南逕陰平故城南又東北逕橋頭雍於用翻鍾會統十餘
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趣漢中斜谷通翻谷音
浴越七倫翻以
廷尉衛瓘持節監艾會軍事行鎮西軍司鍾會時為鎮
西將軍會過幽州
刺史王雄之孫戎王雄刺幽州遼東
刺史殺柯比能問計將安出戎曰
道家言爲而不恃老子道
經之言非成功難保之難也或
以問參相國軍事平原劉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
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寔笑而不答鍾鄧之禍
識者固知
之秋八月軍發洛陽大賚將士賚來代
翻賜也陳師誓衆將軍
鄧敦謂蜀未可討司馬昭斬以徇漢人聞魏兵且至
乃遣廖化將兵詣沓中爲姜維繼援張翼董厥等詣
陽安關口爲諸圍外助大赦改元炎興敕諸圍皆不
得戰退保漢樂二城用姜維
之言也城中各有兵五千人翼
厥北至陰平聞諸葛緒將向建威留住月餘待之鍾
會率諸軍平行至漢中九月鍾會使前將軍李輔統
萬人圍王含於樂城護軍荀愷圍蔣斌於漢城斌音
彬
萬入圍王含於樂城護軍荀愷圍蔣斌於漢城斌音
彬
考異曰晉書文紀作會徑過西趣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
墓諸葛亮
葬沔陽初漢武興督蔣舒在事無稱宋白曰武興漢武
郡將易惟今從魏志漢朝令人代之
國志曰興州城郭古武興城也蜀以處當衝要
置武興督以守之無稱言其庸庸無可稱者
胡烈爲前鋒攻關口舒詭謂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
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爲功今違命

出戰若喪師負國喪息
翻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
全爲功我以出戰克敵爲功請各行其志遂率其衆
出僉謂其戰也不設備使舒果迎戰亦未可保其必勝僉何
爲不設備邪關城失守僉亦有罪焉
舒率其衆迎降胡烈江翻烈乘虛襲城僉格鬪而死
僉彤之子也傳彤死事見六十九卷文
帝黃初三年鍾會聞關口已下
長驅而前大得庫藏積穀藏但
浪翻鄧艾遣天水太守王
頎直攻姜維營前漢天水郡後漢改曰漢陽
郡魏復曰天水順渠希翻隴西太守牽
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
入漢中引兵還欣等追躡於疆川口大戰疆川口在強
山鄧臨洮之西傾山屬縣曰強水出陰平西北強山一曰維敗走
強川姜維之還也鄧艾遣王頎追敗之於強口即是地也
聞諸葛緒已塞道屯橋頭塞悉
翻乃從孔函谷入北道
欲出緒後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
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言
遲一日遂
不及維也維遂還至陰平合集士衆欲赴關城聞其已
破退趣白水遇廖化張翼董厥等合兵守劍閣以拒
會水經注小劍成西去大劍山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通衢故謂之
劍閣華陽國志曰廣漢郡德陽縣有劍閣道三十里至陰平
有劍閣縣漢屬廣漢郡爲設防關地蜀先主以霍峻爲梓潼太守
有劍閣縣符泰使徐成爲蜀攻二劍克之始有二劍之號安
國元侯高柔卒冬十月漢人告急於吳甲申吳主
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壽春將軍留平就施績於
南郡議兵所向將軍丁封孫異如沔中以救漢沔中
時爲
魏境吳兵未能至也據其所向耳吳之巫移歸等縣皆在江北與魏
之新城接壤自此行兵亦可以達沔中然亦猶激西江之水以救涸
轍耳
詔以征蜀諸將獻捷交至復命大將軍昭進
位爵賜一如前詔復扶
又翻昭乃受命始受相國晉
公九錫之命昭辟任
城魏舒爲相國參軍任音
王初舒少時遲鈍不爲鄉親
所重鄉里親戚也
少詩照翻從叔父吏部郎衡有名當世從才
用翻亦
不知之使守水碓碓水側實輪確後以橫木貫輪橫木之兩
頭復以木長二尺許交午貫之正直確尾木

微水灌輸輪轉則交午木更擊確尾木而自春不煩人力謂之水確確都內翻每數日舒堪數百戶長謂小邑長也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不為較厲之事於世厲危行也唯太原王又謂舒曰卿終當為台輔常振其匱乏舒受而不辭年四十餘郡舉上計掾時上掌翻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為高舒曰若試而不中仲舒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為己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參佐參軍也舒常為畫籌而已射以兩人為朋射之有朋猶古射儀之有耦後遇朋人不足舒滿數射以兩人為朋射之有朋猶古射儀之有耦侯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士以三耦射一侯諸侯以四耦射一侯侯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士以三耦射一侯諸侯以四耦射一侯范獻子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杜預注云二人為耦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仲舒舉坐愕然莫有敵者舒數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及為相國參軍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府朝猶言府見也至於廢興大事眾人莫能斷者斷丁舒徐為籌之多出眾議之表昭深器重之癸卯立皇后卞氏昭烈將軍秉之孫也鄧艾進至陰平簡選精銳欲與諸葛緒自江油趣成都水經注涪水出廣漢屬國剛氏道微油成北歸艾自陰平景谷步道懸兵東馬入蜀經江油廣漢者也白曰龍州江油郡北踰山至文州三百三十里文州漢陰平地也諸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至江油此九域志龍州北至文州四百三十里元豐九域志龍州治江油縣南至綿州二百餘里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引軍向白水白水關也賢曰在今梁州金牛縣西北至關城百八十里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執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鄧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前按漢無德陽縣後漢志廣漢郡始有德陽縣蓋因漢故亭而置縣也自蜀分廣漢置梓潼郡之後劍閣縣屬梓潼德陽縣屬廣漢續漢志以

為德陽縣有劍閣今姜維守劍閣拒鍾會而鄧艾欲從德陽亭趣涪則此時分為兩路矣然德陽亭亦非此時德陽縣治蓋前漢德陽亭故處也此道即趣涪涪音浮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出其不意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趣音浮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今隆慶府陰平縣北六十里有馬關山峻峭峻極後閣始通江油因名馬關又有文州青嶺至龍州百五十里自北而南者右肩不得易所負謂之左擔路亦艾伐蜀路也據鍾會傳艾自漢德陽亭入江油左擔道山谷高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則德陽亭蓋當馬關山之路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雷翻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山崖險絕單行相繼而進如貫魚然先登至江油江油今龍州江油縣地南至綿州一百餘里綿州古涪城也蜀守將馬邈降降戶同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停住不進陳壽曰涪去成都三百六十里尚書郎黃崇權之子也黃權劉璋所用先主伐吳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再三言之至于流涕瞻不能從艾遂長驅而前擊破瞻前鋒瞻退住縣竹縣竹今屬廣漢郡今綿竹艾以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琅邪王以此誘之誘音西瞻怒斬艾使列陳以待艾使疏吏翻艾遣子惠唐亭侯忠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引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叱忠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斬瞻及黃崇瞻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荷下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為策馬冒陳而死杜佑曰漢州德陽縣屬艾破諸漢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為城守調度艾已入平土百姓擾擾皆進山澤不可禁制孟翻漢主使羣臣會議或以蜀之與吳本為與國宜可犇吳或以為南中七郡中南

七郡越萬朱提梓桐雲南與古建寧永昌也阻險斗絕易以自守易以自守宜可犇

南光祿大夫譙周以為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若入吳國亦當臣服且治政不殊則大能吞小此

數之自然也治直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為稱臣為小孰與為大為大再辱之恥何

與一辱謂今降魏一辱而已若魏與吳稱臣是一辱且若欲犇南則當早為之計然後可果果決也今大敵已近禍敗

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謂衆心已離既行之後中或曰今艾已不遠

恐不受降如之何降戶江周曰方今東吳未賓事執不得不受受之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

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京都謂洛陽魏都晉景王諱師晉人避之率謂京師為京都蜀方議南狐疑未決周上疏曰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

為言其民既不出稅租以供上用又不出力為上有所施為猶數反叛自丞相亮以兵威偪之窮乃率從事見七十卷文帝黃初六年數所南叛今若至南外當拒

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其叛必矣漢主乃遣侍中張紹等奉璽綬以降於艾璽斯氏綬音受

北地王謐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謀時王翻南至成都八十餘奈何

降乎漢主不聽是日謐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會謂肅有張紹等見鄧艾於維

艾大喜報書褒納漢主遣太僕蔣顯別敕姜維使降鍾會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於艾戶二十八

萬口九十四萬甲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艾至成都城北漢主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

詣軍門杜預曰面縛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也輿櫬艾持節解縛焚觀延請相見檢御將士無得虜略綏納降附使復

舊業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漢主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漢羣司各隨高下拜為王官

或領艾官屬依鄧禹承制授職屬故事也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艾聞黃皓險

收閉將殺之皓賂艾左右卒以得免卒子姜維等聞諸葛瞻敗未知漢主所嚮乃引軍東入于巴巴即巴

鍾會進軍至涪遣胡烈等追維維至鄭鄭即鄭州飛鳥縣漢鄭縣地隋取飛鳥山以名得漢主敕命乃令兵悉放

仗送節傳於胡烈傳胡烈自從東道與廖化張翼董厥等同詣會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觀此則蜀之將士豈肯

於是諸郡縣圍守皆被漢主敕罷兵降蜀守魏延下人殺其主不能用之

耳國之守鍾會厚待姜維等皆權還其印綬節蓋漢先主建安十九年得蜀魏文帝黃初二年即帝位傳二世四十二年而亡吳人聞蜀已亡乃罷丁

奉等兵吳中書丞吳郡華覈覈有中書監令無中書丞此官蓋吳置也華戶化翻覈戶革翻諸宮門上表曰伏聞成都都不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

失委附之士棄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聖仁恩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忉悵之

情卒讀曰狎勝音升謹拜表以聞左傳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仲五中翻憂也服出衣不舉過數大夫諫公

曰同盟滅敵不於乎吾自懼也蜀吳之與國蜀上及吳人或謂襄陽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

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夏戶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歡承之刑繁役重東西驅馳無

有寧歲司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

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苦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元帝屬公嘉平元年王凌叛高貴鄉公正元元年母上後燕甘露二年諸葛誕叛

曹髦之死四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本根固矣茲計立矣今蜀闇宦專朝朝直國無政令而玩戎

黷武民勞卒敵競於外利不脩守備彼疆弱不同智算亦勝因危而伐殆無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憂也

吳人笑其言至是乃服吳人以武陵五溪夷與蜀

接界蜀亡懼其叛亂乃以越騎校尉鍾離牧領武陵太守魏已遣漢葭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

民入遷陵界沈約曰漢獻帝建安六年劉璋以涪陵縣分立丹興也長知兩縣屯于赤沙誘動諸夷進攻西陽武陵西陽之

武陽縣屬武陵郡縣在西陽之陽劉琦曰黔州彭水縣漢西陽縣也分西陽置黔陽郡隋於郡置彭水縣尋為黔州九域志曰漢武陽郡西陽縣古城在今辰州界杜佑

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郡朝直遙朝西蜀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

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勞到翻牧曰外境內

侵誑誘人民詭居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翻又丁撫夷

將軍高尚謂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討五溪夷事見七十二卷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

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而明府欲以三千兵深入

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即帥所領

晨夜進道帥讀緣山險行垂二千里斬惡民懷異心

者魁帥百餘人類翻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走五谿皆平十二月庚戌以司徒鄭冲為太保壬子分益州為梁州益州統志蜀漢為汶山漢嘉江陽朱提越嵩梓

梁古州也言西方金剛之氣擅梁故因名焉乙卯以鄧艾為太尉增邑二萬戶

鍾會為司徒增邑萬戶之賞平蜀皇太后郭氏殂

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艾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吳漢屠成都事見四十二卷漢

光武建武十二年艾以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言於晉公司馬昭既受封錫遂書其辭

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

鹽興冶為軍農要用蜀有鹽井宋提出銀鐵道即都出銅武陽南安臨邛西陽皆出鐵漢置鹽官鐵官文

其利並作舟船豫為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

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使疏今宜厚劉禪以致孫

休封禪為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

董卓築塢於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開廣陵城陽為王國以城陽屬青州蓋魏廣陵郡治淮陰故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

矣昭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

曰重言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

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眾歸命地盡南海

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

國家專之可也春秋公羊今吳未賓執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孫子曰將之至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國家計也鍾會內有異志姜維知之欲搆成擾亂乃說會曰聞君自淮南已來算無遺策謂平諸葛誕也說韓茂翻晉

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又翻扶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公汎舟絕

迹全功保身邪越大夫范蠡與越王句踐滅吳以雪會稽之恥乃扁舟五湖汎海而止陶朱公亦效其跡乃號

朱公言為亂也維之智固足以玩弄鍾會也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為今之道或未盡

於此也維曰其佗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

則同舉坐則同席會因鄧艾承制專事乃與衛瓘密

白艾有反狀會善效人書於劍閣要文章表白事要

又通翻章表上之魏皆易其言令辭指悖傲多自矜伐情滿

咸熙元年是年五月始改元咸熙此猶是景元五年春正月壬辰詔以檻車徵

鄧艾晉公昭恐艾不從命敕鍾會進軍成都又遣賈

充將兵入斜谷斜谷又古祿翻昭自將大軍從帝幸長

安亮翻以諸王公皆在鄴乃以山濤為行軍司馬鎮

見任昭夫人王氏言於昭曰昭夫人王氏肅之女也生晉

會見利忘義好為事端好呼寵過必亂不可大任及

遣鍾會率十餘萬眾伐蜀愚謂會單身無任魏制凡遣

不知此邪蜀數為邊寇師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

耳指掌言易也而眾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

並竭智勇並竭而彊使之兩翻適所以為敵禽耳惟

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就

如卿慮何憂其不能辦邪言會若為亂自能辦之也夫蜀已破亡還

民震恐不足與共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

同也會若作惡作惡也惡不為也作惡祇自滅族耳卿不

須憂此慎勿使人聞也及晉公將之長安悌復曰鍾

會所統兵五六倍於鄧艾但可敕會取艾不須自行

晉公曰卿忘前言邪志正而云不須行乎雖然所言

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耳

我豈可先人生心哉先悉近日賈護軍問我頗疑鍾

會不賈護軍賈充也時為中護軍不諱曰否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

卿邪又翻買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

欲令艾殺瓘因以為艾罪瓘知其意然不可得距監

奉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復

赴瓘唯艾帳內在焉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續漢志有

使車諸使車大使車立乘駕輅赤帷持節者重導從賊曹車各車督

導從者減半小使車不立乘有騎赤屏泥油重絲帷導無旁車近小

使車輅輿赤轡白蓋赤帷從騎四十人此謂追捕考案有所勅取

朱班輪四輅赤轡輅徑入至艾所艾尚臥未起遂執艾

父子置艾於檻車諸將圖欲劫艾整仗趣瓘營趣上

信之而止丙子會至成都送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

艾父子既禽會獨統大眾威震西土遂決意謀反會

欲使姜維將五萬人出斜谷為前驅會自將大衆隨

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

渭入河以為五日可到孟津與騎兵會洛陽一旦天

竊曰黃陸德明曰露骨曰露骨有肉曰膚當時豈先卜其功罪

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威義收葬教

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何

必使雄背死達生以立於世背補明公雖對枯骨會言

為難對不令收葬捐之中野豈仁賢之度哉晉公悅與

宴談而遣之二月丙辰車駕還洛陽庚申葬明

元皇后初劉禪使巴東太守襄陽羅憲將兵二千

人守永安姓諸羅本顯項末廣受封於羅國今房州也為楚所滅

都敗吏民驚擾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及

得禪手敕乃帥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帥讀曰率都亭永安

吳聞蜀敗起兵西上上時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

本朝傾覆直吳為晉齒不恤我難而背盟微利日翻

微一不義甚矣且漢已亡吳何得久我寧能為吳降

虜乎降戶保城繕甲告誓將士厲以節義莫不憤激

吳人聞鍾鄧敗百城無主有兼蜀之志而巴東固守

兵不得過乃使撫軍步協率眾而西協步陽子吳以憲

所疑也祥曰相國雖尊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

公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

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為也

及入顓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

見顧之重也劉禪舉家東遷洛陽時擾攘倉猝禪

之大臣無從行者美維斯死張翼廖化董惟祕書令郤正

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禪禪賴正相導

宜適舉動無闕宜當也適亦當也禪初入洛見魏君臣其禮各

下而與賓客言事合宜而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初

漢建寧太守霍弋都督南中建寧漢益州郡也蜀後主建

聞魏兵至欲赴成都劉禪以備敵既定不聽成都都

守弋素服大臨三日曉力諸將咸勸弋宜速降弋曰

今日道路隔塞則翻未詳主之安危去就大故不

可苟也若魏以禮遇主上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

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得禪東遷之問

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曰南中七郡而此言六郡者蓋越雋臣

聞人生在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無父母之

不敢有貳字實如晉王善之拜南中都尉委以本任丁

亥封劉禪為安樂公晉志安樂屬燕國子孫及羣臣封

侯者五十餘人晉王與禪宴為之作故蜀技蜀技蜀樂

舞之類也為于偽翻下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

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此雖使諸葛亮在也如巴渝

能輔之久全况姜維邪佗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

曰此間樂不思蜀也卻正聞之謂禪曰若王後問宜

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

西悲用詩東山語此因閉其目會王復問復扶禪對如前
王曰何乃似卻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
笑夏四月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吳句章新附督蓋以吳人新附者
別為一部置督以領之句章縣屬會稽郡賢曰句章故城在今鄞縣西略其長吏及男女二百
餘口而還長知五月庚申晉王奏復五等爵封騎

督以上六百餘人實平蜀之功也周制列爵五等公侯地方百
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秦廢五等爵漢列
侯以戶為差獻帝建安二十一年魏王操置名號侯以賞軍
功虛封自此始矣今雖復五等爵亦虛封也騎奇寄翻甲戌
改元咸熙癸未追命舞陽文宣侯懿為晉宣王

忠武侯師為景王羅憲被攻凡六月被攻救援不
到城中疾病太半或說憲棄城走下布說同憲曰吾為
城主百姓所仰危不能安急而棄之君子不為也畢
命於此矣陳騫言於晉王遣荊州刺史胡烈將步騎
二萬攻西陵以救憲秋七月吳師退晉王使憲因仍
舊任加陵江將軍沈約志魏置陵江將軍為四十號之
首言欲陵駕江流以勝平吳會也封萬

年亭侯晉王奏使司空荀顗定禮儀中護軍賈充
正法律尚書僕射裴秀議官制太保鄭沖總而裁焉

吳分交州置廣州漢武帝元鼎六年開百越置交趾州刺史
治龍編縣建安八年改曰交州治蒼梧
廣信縣十六年徙治南海番禺縣至是
分為二州廣州治番禺交州還治龍編吳主寢疾口不能

言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子暉出拜之暉讀
如鸞休把興臂指暉以託之癸未吳主殂諡曰景帝

臣尊朱皇后為皇太后吳人以蜀初亡交趾攜叛呂
謂令與烏程侯皓相善稱皓之才識明斷長沙桓王之

傳也孫策說長沙桓
王嗣丁嗣翻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好呼
到翻屢言之

於丞相興左將軍布與布說朱太后欲以皓為嗣朱
后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

賴可矣賴特也
利也於是遂迎立皓改元元興大赦皓字元
宗孫依五官
將故事
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將故事
初鍾會之伐漢也辛憲英謂其夫之從子羊祜

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從才用翻
處昌呂翻吾畏其有
他志也會請其子郎中琇為參軍琇息憲英憂曰他
日吾為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為乃係翻琇固請於晉

王王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閒可以濟
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歸詔以琇嘗諫會反賜爵
關內侯琇司馬師夫人之從父弟
故以諫會功而得封九月戊午以司馬炎

為撫軍大將軍晉志撫軍大將軍位從公班
驍騎車騎衛伏波等將軍下辛未詔以
呂興為安南將軍都督交州諸軍事以南中監軍霍

弋遙領交州刺史得以便宜選用長吏弋表遣建寧
蠻谷為交趾太守蠻氏建寧之大姓世為耆帥至隋唐為東蠻
西蠻蠻杜佑曰昆明在越嶲西南諸蠻所居

率牙門董元毛晃晃古惠翻孟幹孟通蠻能李松王素
等將兵助興未至興為其功曹王統所殺吳主貶

朱太后為景皇后貶其號從夫而自
父其父母其母追諡父和曰文皇
帝尊母何氏為太后冬十月丁亥詔以壽春所獲
吳相國參軍事徐紹為散騎常侍水曹掾孫或為給

事黃門侍郎水曹掾吳相府所置吳未嘗置相國魏人以晉王為
相國因亦稱吳丞相參軍為相國參軍據于相翻
以使於吳史疏其家人在此者悉聽自隨不必使還
以開廣大信言吳不必使還以廣中
國之信據吳人之心晉王因致書吳主諭
以禍福初晉王娶王肅之女生炎及攸以攸繼景
王後司馬師
諡景王攸性孝友多才藝清和平允名聞過於
炎聞音晉王愛之常曰天下者景王之天下也吾攝
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炎立髮委地手垂過
膝膝與
膝同嘗從容問裴秀曰人有相否因以異相示之

從千容翻秀由是歸心羊琇與炎善為炎畫策察時政
所宜損益為千皆令炎豫記之以備晉王訪問晉王
欲以攸為世子山濤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長知兩翻
賈充曰中撫軍有君人之德不可易也何曾裴秀曰
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
固非人臣之相也亮翻晉王由是意定丙午立炎為
世子為晉武帝不能吳主封太子暉及其三弟皆為
王暉弟名暉音如兕之觥次名暉音如草莽之莖立妃滕
氏為皇后初吳主之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
貧乏科出宮女以配無妻者科條禽獸養於苑中者
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為明主及既得志驕暴盈多
忌諱好酒色好呼大小失望濮陽興張布竊悔之或
譖諸吳主十一月朔與布入朝朝直吳主執之徙於
廣州道殺之夷三族以後父滕牧為衛將軍錄尚書
事牧膚之族人也滕膚為孫是歲罷屯田官置屯田官
建安元年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兼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實封肆百戶賜紫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一

起施業作噩盡文獸執徐凡八年人宣王懿得魏政傳景王師至文王昭始封晉公以溫縣本晉地故以為國號

世祖武皇帝上之上

諱炎字安世姬司馬氏宣王懿之孫文王昭之長子文王廟號太祖法克定禍亂曰武

泰始元年

是年十二月方受禪改元此猶是魏咸熙二年春三月吳主使光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洪璆與徐紹孫或偕來報聘

吳主怒追還殺之

夏四月吳改元甘露時因將降言甘露降

五月魏帝加文王殊禮

服皆如帝者之儀進王妃

曰后世子曰太子

癸未大赦秋七月吳主逼殺

景皇后遷景帝四子於吳尋又殺其長者二人

晉王九月乙未大赦

戊子以魏司徒何曾為晉丞相癸亥以票騎將軍司馬望為司徒

亥葬文王于崇陽陵

西今從魏志陳留王紀冬吳西

陵督步闡

改夷陵曰西陵官都郡治焉表請吳主徙都武昌吳主從之使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翽守建業

帝禪位于晉

魏元帝時年二十因敬上章魏文帝始受禪禪傳五世歷四十六年而亡甲子出舍于金墉城

獻敵不自勝獻音虛敵音希又許既翻勝音升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

純臣也丙寅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元是方改丁卯奉

魏帝為陳留王即宮于鄴即就優崇之禮皆倣魏初

故事見六十九卷魏文帝黃初元年魏氏諸王皆降為侯追尊宣王為

宣皇帝景王為景皇帝文王為文皇帝尊王太后曰

皇太后封皇叔祖孚為安平王叔父幹為平原王亮

為扶風王伯為東莞王駿為汝陰王彤為梁王倫為

琅邪王弟攸為齊王鑒為樂安王機為燕王又封羣

從司徒望等十七人皆為王望孚之子也帝封諸王以郡為國邑二萬戶為大國置上中下三軍兵五千人萬人為次國置上軍下軍兵三千人為小國置一軍兵五百人王不之國官於京師伯音貴從才用翻莞音官彤

何曾為太尉賈充為車騎將軍王沈為驃騎將軍

平為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晉志曰太宰太傅太保周之三公馬古官也漢制以冠大將軍驃騎將軍軍之上以太尉太保皆為上公

大司馬古官也漢制以冠大將軍驃騎將軍軍之上以太尉太保皆為上公

祿大夫光祿大夫開府者位從公冠進賢三梁黑介幘大司馬大將軍太尉為武官公驃騎將軍伏波將軍都護鎮軍中軍四征

將軍大將軍大將軍與司徒義陽王望司空荀顗凡八公

同時並置帝懲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職

任又詔諸王皆得自選國中長吏長知衛將軍齊王

攸獨不敢皆令上請上時詔除魏宗室禁錮罷部

曲將及長吏納質任魏防禁宗室甚峻又錮不得仕進今除之帝承魏氏刻薄奢侈之後矯以仁儉

太常丞許奇允之子也晉太常光祿勳衛尉大僕廷尉大鴻臚丞功曹主簿五官等員帝將有事於太廟朝議以奇父

置丞功曹主簿五官等員

帝將有事於太廟朝議以奇父

帝將有事於太廟朝議以奇父

帝將有事於太廟朝議以奇父

帝將有事於太廟朝議以奇父

帝將有事於太廟朝議以奇父

帝將有事於太廟朝議以奇父

受誅奇父允誅事見七十六卷高貴鄉公正元元年朝直遙高不宜接近左右近其請出

為外官帝乃追述允之宿望稱奇之才擢為祠部郎

魏尚書曹有祠部郎因之有司言御牛青絲紉斷紉直忍翻索也牛系謂之維疏曰自漢以前皆謂之紉案禮記少儀牛則執紉紉則紉之

別名今亦謂之為紉陸德明曰紉與紉同又以為紉又周禮釋音羊音翻詔以青麻代之初置

諫官以散騎常侍傳玄皇甫陶為之鄭昌所請官以諫大夫名者也東漢有諫議大夫魏不復置晉玄幹之子也傳幹漢傳以散騎常侍拾遺補闕即諫官職也

玄以魏末士風頹敝上疏曰臣聞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灋術而天下貴

刑名好呼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攝也放誕盈朝謂何晏阮籍輩也朝直遙翻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陞

下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

上嘉納其言使玄草詔進之然亦不能革也初漢

征西將軍司馬鈞鈞事見五十卷漢安帝元初二年生豫章太守量量

生潁川太守雋雋生京兆尹防防生宣帝世為下立廟

二年春正月丁亥即用魏廟祭征西府君以下并景

帝凡七室沈約志曰晉初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潁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為三昭三穆是時宣皇帝未升太祖虛位所以祠六世與景尊景帝夫人羊氏曰景

皇后居弘訓宮丙午立皇后弘農楊氏后魏通事郎文宗之女也監令又置通事郎

羣臣奏五帝即天

帝也王氣時異故名號有五自今明堂南郊宜除五

帝座從之帝王肅外孫也故郊祀之禮有司多從肅

議周禮曰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鄭玄以為昊天上帝者天皇帝北極耀魄魄也五帝者五行精氣之神也曰青帝靈威仰曰赤帝赤熛怒曰黃帝含樞紐曰白帝白招矩曰黑帝汁光紀由是有六天之說六天者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

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故為六天據其在上帝之體謂之天為體無故說云天云顓頊也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帝為德稱故毛詩傳云蒼龍如帝王肅駁之以為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五帝為五人帝晉羣臣祖肅之說以為五帝即天

帝王氣時異故殊其號號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

帝之座五郊改五精之號同稱昊天上帝從之王于況翻

除漢宗室禁錮魏既代漢禁錮諸劉今除之三月吳遣大鴻臚張

儼五官中郎將丁忠來弔祭以文王之喪也吳散騎常

侍王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顏順指吳主不悅散騎常

侍萬彧中書丞陳聲從而譖之散騎常侍丁忠使還陳

疑其詐舉蕃出外舉羊頃之召還蕃好治威儀好呼到

之行止自若吳主大怒呵左右於殿下斬之出登來

山水經注武昌城南有來山即樊山也吳使親近擲蕃首作

虎跳狼爭咋齧之跳他音翻咋側草翻首皆碎壞丁忠說

吳主曰北方無守戰之備弋陽可襲而取弋陽縣漢屬

新并巴蜀遣使求和非求援於我也欲蓄力以俟時

耳敵勢方彊而欲徵幸求勝未見其利也徵工吳主

雖不出兵然遂與晉絕凱遜之族子也夏五月壬

子博陵元公王沈卒沈持六月丙午晦日有食之

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帝亦除

之然猶素冠疏食食祥哀毀如居喪者秋八月帝將

謁崇陽陵羣臣奏言秋暑未平恐帝悲感摧傷帝曰

朕得奉瞻山陵體氣自佳耳又詔曰漢文不使天下

盡哀亦帝王至謙之志漢文帝遺詔見十五卷後七年真德

經從行袁羣臣自依舊制尚書令裴秀奏曰陛下

既除而復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

安也詔曰患情不能跂及耳衣服何在

言患哀慕之情不至耳不在乎

羊祜謂傳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言雖以天子之貴亦得

禮若因此復先王之禮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

數百年

見日易月漢儒之說也注

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玄曰

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為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也

乃止戊辰羣臣奏請易服復膳詔曰每感念幽冥而

不得終苴絰之禮

注云苴麻之有子者取其纈也苴七絰以

為沈痛

沈持林注云苴麻之有子者取其纈也苴七絰以

非所以相解也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便

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

論語我聞三年之喪舊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

為樂樂必崩舊穀斯沒新穀既升者可以矣孔子曰食夫稻衣夫錦

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儀禮曰父

省悉景翻無事紛紜也遂以疏素終三年

臣光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者

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

絕父子之恩虧君臣之義後世帝王不能篤於哀戚之情而羣臣諂諛

莫肯釐正

釐理也至於晉武獨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傳之徒固陋庸臣習常玩故而

不能將順其美惜哉

孝經曰君子之事上也將順其美臣之事上也承順其美

吳改元寶鼎

以所在得大鼎改元吳主以陸凱為左丞相萬或為右

丞相吳主惡人視己羣臣侍見莫敢舉目

見惡路翻陸凱曰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粹有不虞不知所赴吳

主乃聽凱自視而它人如故

唯凱得視之它人仍舊不得視也吳主居

武昌揚州之民泝流供給甚苦之

吳武昌屬荊州而丹陽宣城毗陵吳興會稽

東陽新都臨海建安豫章臨川鄱陽廬陵皆屬揚州故苦於西上泝流以供給

又奢侈無度公私窮匱凱上疏曰今四邊無事當務養民豐財而更窮奢

極欲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臣竊憂之昔漢

室既衰三家鼎立今曹劉失道皆為晉有此目前之

明驗也臣愚但為陛下惜國家耳武昌土地危險墻

確

峭峻也荆襄山多石也非王者之都且童謠云寧飲建業

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

此苦於泝流供給而為是

謠以此觀之足明人心與天意矣今國無一年之蓄

禮記王制國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況無一年之蓄乎民有離散之怨國有

露根之漸

以木為喻也木之有根也本也本固則枝榮本搖則枝落而官吏務為苛

急莫之或恤大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綵數不滿百

景帝以來乃有千數此耗財之甚也又左右之臣率

非其人羣黨相扶害忠隱賢此皆蠹政病民者也臣

願陛下省息百役罷去苛擾料出宮女

去音呂翻清選百官則天悅民附國家永安矣吳主雖不悅以其宿

望特優容之

考異曰陳壽曰子連從荆揚來者得凱所陳皓一

切直疏非皓之所能密忍也或以為凱藏之德簡未敢言其病因皓

遣董朝省問皓因以付之虛實難明故不著于篇然愛其指擢皓

事足為後戒故錄之

九月詔自今雖詔有所欲及已奏得可而於事不便者皆不可隱情

既不可希指迎合又不

戊戌有司奏大晉受禪於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

色如虞遵唐故事從之

家語季康子問於孔子曰唐虞二帝

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黃仲舒策曰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

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虛僞何更為哉如二說則

舜之承堯固改正朔易服色矣然考之古文尚書堯命羲和

月正星次敬授人時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協時月正日

而巳不言改正朔也易大傳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書益稷帝曰子欲

觀古人之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而已不言易服色也漢興六

經有黃帝顓頊項歷夏歷殷歷周歷魯歷無堯舜歷豈堯舜時用歷

項歷邪孔穎達以為古之真歷至戰國及秦而上漢初所存六歷後

人託而為之也。冬十月丙午朔，日有食之。志無此食，今從

晉書。永安山賊施但，吳錄曰：永安，今武康縣也。沈約曰：吳分鳥

書。武康屬吳興郡，宋曰永安。因民勞怨，聚眾數千人，劫吳

主庶弟永安侯謙作亂，北至建業，眾萬餘人，未至三

十里，住擇吉日入城，遣使以謙命召丁固諸葛，固

觀斬其使，發兵逆戰於牛屯。據吳歷：牛屯，建業城但兵

皆無甲冑，即時敗散，謙獨坐車中，生獲之，固不敢殺

以狀白吳主吳主并其母及弟俊皆殺之，初望氣者

云：荊州有王氣，當破揚州。王于故吳主徙都武昌，及

但反，自以為得計，遣數百人鼓譟入建業，殺但妻子

云：天子使荊州兵來破揚州賊。十一月初，并圓丘

方丘之祀於南北郊。鄭氏注：禮記為高必因上，陳謂冬至祭天

於方澤之中，而四郊之祭又在圓丘方澤之外，魏景初元年始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圓丘，以冬至祭皇天，於圓丘夏至祭皇地祇，於方丘而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地郊所祭曰皇地祇，今以二至之祀合於二郊，是後圓丘方澤不別立。罷山陽

國督軍，除其禁制。魏書：漢獻帝為山陽公，國於河內，山陽縣之

立人心去漢久矣，故十二月，吳主還都建業。志：陸凱傳或

曰：寶鼎元年十二月，凱與丁奉、丁固謀，因時謁廟，欲廢皓立孫休子

時左將軍留平領兵先驅，故密語平，平拒而不許，誓以不泄，是以不

果按凱意，執義必不為此，事況皓病，猶猜忌，留平不取，使后父衛將

軍錄尚書事滕牧留鎮武昌，朝士以牧尊戚，頗推令

諫爭。曰：諫滕后之寵，由是漸衰，更遣牧居蒼梧，雖爵

位不奪，其實遷也。在道以憂死，何太后常保佑滕后

太史又言中宮不可易，吳主信巫覡。曰：吳女曰巫，在男

得不廢，常供養升平宮。皓母其母何太后宮曰升平，不復進

見。見諸姬佩皇后璽綬者甚衆，滕后受朝賀表疏

而已。重朝直遙翻吳主使黃門徧行州郡，料取將吏

家女。行戶孟翻其二千石大臣子女，歲歲言各年十五

六一簡閱，簡閱不中，乃得出嫁。中竹後宮以千數，而

採擇無已。

三年春正月丁卯，立子衷為皇太子。為惠帝亡，詔以近

世每立太子，必有赦。漢高帝為漢王立太子，赦有罪，文帝立

元帝立太子，皆不赦，魏明帝立太子，皆不赦，後立太子，皆不赦，故

之。今世運將平，當示之以好惡，好呼到翻，使百姓絕多

幸之望，曲惠小人，朕無取焉，遂不赦。司隸校尉上

黨李惠，惠讀曰：翻劾故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

王睦，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稻田。陔戶檢翻，又戶得翻，請

免濤睦等官，陔已亡，請貶其諡，詔曰：友侵剝百姓，以

繆惑朝士，其考竟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皆勿有

所問，惠亢志在公當官而行。惠與喜同，又音喜，可謂邦

之司直矣。詩：鄭國風，光武有云：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

事見四十二年其申敕羣僚，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

數遇也。數所睦，宣帝之弟子也。臣光曰：政之大本

在於刑賞，刑賞不明，政何以成？晉武帝赦山濤而褒

李惠，其於刑賞兩失之，使惠所言為是，則濤不可赦

所言為非，則惠不足褒，褒之使言，言而不用，怨結於

下，威玩於上，將安用之？且四臣同罪，劉友伏誅，而濤

等不問避貴施賤，可謂政乎？創業之初，而政本不立，

將以垂統後世，不亦難乎？帝以李惠為太子太傅，

徵健為李密為太子洗馬。健居官，志大，先馬，自漢以來有之，音

掌圖書，與諸經則掌其事，出則直省，前驅導威儀，洗馬書作先如

時曰：先驅也。國語：越王句踐，親為大差，先馬，一作洗馬，音悉，舊翻

密以祖母老固辭，許之。密所以辭者，以祖母老，無兼侍，密與人